



雪堂隨筆卷二

乙丑

目錄

諸體詩四十七首

諸體文十四首

附金陵臥游詩六十首



雪堂隨筆卷二

乙丑

江寧顧起元太初著

送羅拙菴守叙州

雙旌五馬玉麟符
臺枕江流峙鬱孤
東望九關排虎豹
西征萬里入魚鳧
才名共憶越君子
文學爭傳漢大夫
同社故人偏感別
白門楊柳未藏烏

明勅封文林郎湖廣承天府推官贈南京福

建道監察御史體軒陳公墓碑

封司李贈侍御體軒陳公江西南城有道方正君子也以子侍御貴侍御兩爲承天高州司李晉南福建道監察御史受上知推恩得封贈公如子官公諱以忠字善甫體軒其別號也陳之先籍鳳陽國初徙南城其族指繁而多以高訾雄閭右其人多寶劍危冠鮮衣怒馬連車騎通賓客任俠自憙而未習爲儒其俛首去

耒耜而治經自公父南軒公昉也南軒公身爲儒久之不得志去而以功曹自進迨舉公奇其貌撫而嘆曰此兒必亢吾宗橐所讀書朝夕課督之甚力公益慷慨自奮矢必成父志自公父子治儒而大門中之習爲豪舉者乃多折節以從公父子絃誦之聲起于黨塾者翕如也公雖劬爲儒同舍生多獲雋去而公抱璞自如未有知者然公益精其業不以遇合懷杜甫翰墨之

疑及侍御生手摩英骨知爲不凡噐喜曰能繼
吾業以成吾父之志者其在茲乎稍長所以訓
之者視常兒有加侍御服習公教奮其才竟取
青紫如公志於戲以陳之大且繁也七傳至南
軒公而始爲儒南軒公工爲儒又三傳而始覩
儒之効何其久也天之生公以育侍御豈易易
哉公雖爲儒而仁心爲質慕義無窮游同郡明
德羅先生之門與其諸弟子于從姑山房相首
而講業所得識仁之旨爲多于功名富貴視之
泊如也乃其爲德于鄉者常孜孜靡倦族之祖
有祠而俎豆弗具公慨然捐產以奉之而又不
欲以名自顯曰奈何從門中奪孝子慈孫之志
也邑有橋圯涉者病焉時侍御業已偕計上公
車矣倡議修復之而訾數千金卒未易辦公多
方勸借以成之其好義如此至祖妣之墓有欲
藉合葬之說而啓其壙者公念此墳子孫之茆

也暴而洩之可乎百計力阻之不爲動人謂公
恂恂不與人忤而斷大事能勇決又如此侍御
官郢中迎養公于法曹解侍御每視事入問起
居公詢日斷決幾何見多所平反輒喜爲加七
郡故有興邸 肅皇帝之枌榆在焉大璫守
祠者其下多恃勢魚肉人侍御常逮其豪論遣
之公又聞而喜曰兒法曹也能如是無愧厥官
矣時公年已八十郡士大夫人人願永公年得

長有司李爲大年集以頌又二年而公逝侍御
喪公三年復起任高州又以治行異等聞

上召晉侍御莅南臺會

覃恩贈公如子官

久之郡邑以通國議採上公事于學使者祀公
于邑之鄉賢祠公身具令德有賢子身食其報
享年八十有二子若孫繞膝者瑤環瑜珥蘭芽
玉苗尤可念也古云德厚者福備其公之謂哉
余鄉者從余同年趙宮詹睿通獲與侍御結縞

帶之知今侍御按部 留都余芘宇下又辱命
俾撰次公懿行以文其麗牲之石余覩公志若
狀皆海內大賢名筆自愧不斐亡能爲役姑掇
其一二論著之如右紀羣之交忝符北海文範
之碣謬擬中郎何幸如之若夫下馬而拜者憶
平生車過腹痛之言磨鏡自隨者敦故人炙雞
絮酒之誼登斯墓也攬斯石焉慨華表之未歸
喜桓楹之有紀汝南星聚早辨真人戶牖車闐
多稱長者共標泰山桂樹之喻何煩黃絹幼婦
之辭素德可徵清徽不往必有考其德千載其
猶生想其人九原如可作者矣於戲侍御之善
爲顯親計也豈人間世所易邁者哉侍御名本
今官南福建道監察御史奉 璽書巡視上
江其它子姓婚嫁之詳具在志中余不更論系
之以銘

銘曰鳳凰之山蛟湖滙焉靈區扈之有美連蜷

益部耆舊楚國先賢篤生偉人有開必先其一

猗與封公道風秀世名冠九品身通六藝每席

其珍善藏其器鴻翕于天若為司契其二猛虎

嚙人不避賢豪履尾不啞其義彌高進師明德

斯咏斯陶光風霽月可以遊遨其三濟川為梁

峙糗如土易屢置祠以畀而祖氣異元龍名同

仲舉九老之筵三賓之俎其四偉哉鳳毛檄雲

而騫役市不擾民訟無冤帝曰良哉授此

渥恩父以子貴封秩是敦其五年躋大耋功

成而退移孝為忠仁聲海沸攬轡以升氛稜為

霽再錫所生以華其蜿其六松風謾謾草露霏

霏動輪不改瞻宇如歸其名可藉其人可依再

懸天語日麗星輝其七鬢有蘋蘩登于俎

豆春秋祀公以妥以侑百歲之中千載而後鼎

鼎令聞遙遙華胄其八峩峩侍御委質王庭顧

念罔極黍稷非馨墓田丙舍噲噲其冥樂哉斯

丘君子攸寧 其九 相彼高門影纓紆組振振孫

子代繩厥武靈貺游臻貞珉可睹於萬斯年式

歌且儻 其十

祭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養淳先生文

古大臣之能以人國重者固在以其才濟天下

之焚溺尤在以其節樹天下之楷模其餘韻流

風足以起人之頑懦其貞心勁骨斷不隨世以

隆污持之自己者屹然若狂瀾之有砥柱挹之

自人者泠然若冰心之在玉壺彼豈肯以凌霄

摩漢之姿局而呢訾于榮路吸風飲露之操溺

而澳忍于羶途偉哉我師之為樹也取大魁官

近侍元不敢以為師寵踐 綸扉參 大政元

不敢以為師重獨其一言不合拂衣而騫脫蔽

屣于千乘 九重方眷委佩而歸泛扁舟于

五湖所居僅蔽風雨無異芻布所在不規聲利

雪堂隨筆 卷二
何有苞苴之人也之德也固宜其正是國人胡
不萬年使諸大夫士有所矜式夫何天之不憖
遺也遽使師棄晝錦之旌旄而登紫府謝綠野
之賓客而侶清都起元蒙師知遇出我泥塗孚
我翼我怙恃何殊聞訃哀隕天高莫呼生媿未
能命千里之駕物恨不得薦一束之芻徒茹悲
而緘淚托微悃于諸孤蓋爲先民之典刑邦國
之殄瘁慟夫豈徒以泰山頽梁木萎哀無祿于
吾徒嗚呼痛哉

皇明修職郎山東齊東縣少尹前南京鴻臚
寺鳴贊雲冶張公暨元配戴孺人合葬墓志
銘

雲冶張公年長于余而余及與公同游庠序間
以名跡相嚮慕已公官南典客與同鄉衣冠之
會余一再接公器度端凝言動詳審心重其爲
多福多壽有後人也久之公出佐齊東逾年投

紱歸高卧石城之里第而公子士揚又繼公起
家官典客矣余又及與典客通名刺修世誼時
時聞公起居狀彊健眠食無損且駸駸幾大耄
矣亡何而典客以公訃聞嗚呼痛哉典客將奉
公柩啓公元配戴孺人之窆合馬手司馬余公
狀謁余屬銘公與孺人墓余幸與公父子游知
公可謂深矣銘宜莫余若者因掇其大者志之
公諱伯貞字介甫雲冶其別號先世浙之樵李
人也 國初以間右徙實京師占籍上元居焉
始祖恪恪生暹以貢爲儒學博士暹生禮部儒
士瓚瓚生鎮鎮生泰泰生鰲是爲公父娶鄒孺
人而生公自學博子以下四世皆服賈爲業至
公父以高訾甲里中顧未有以儒術進者及公
生而穎慧異常公父乃撫之喜曰拓先世未有
之業大吾門者其在此乎延名師訓之公勤學
孳孳不勌至弱冠而業成隆慶庚午督學御史

鍾公遴郡邑士公得補博士弟子員自是每試多見知于衡士者而終不獲售公乃慨然謝去博士以例游成均成均萃天下士南國尤爲人文之淵藪公切劘其中自謂可大伸其志而竟弗遇也會公子典客能讀父書其起家郡庠而升國學與公踵相接公乃曰吾可以出而仕矣謁選爲南鴻臚之序班每庭會贊諸大禮能其職以間游諸士大夫士大夫多噐重公樂與之締縞帶者已而晉鳴贊尋擢山東之齊東丞人謂公雍雍禁闥臣一旦從外吏手版謁上官視吏顏色署紙尾宜非公志而公顧欣然趣裝抵任曰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哉歲大稔流亡滿道公奉檄出庾米以賑擘畫有方不足者捐已俸助之枵腹者得公而果四境之內驩然若更生矣邑故善訟公一訊立得其情且勤于勸諭訟爲之衰吏有代囚行賕者跽公前囁嚅未及語

而目動公覺其意叱之吏震恐起立遺一金于地公杖胥還其金庭中讐服時邑人皆幸得公而公所事二長令一短于才事多咨公以決公悉心佐之後令驚而張煩于刑有踊貴于屨之謠公度不能終行已志乃以年至上書告歸監司郡太守惜公才留之不能得去之日旄倪之卧轍留公者道爲噎也公旣歸典客日侍公郝下以祿養舊艱育子至是得孫公撫之喜動顏色賓客過公者豔公家備有人倫之樂謂公且享大年卽其先之柱下相君不難企也何意公遂厭世而逝哉公事二親孝色養備至妹無子而嫠以父言迎養于家終其身族黨有以緩急告者若婚若喪不能舉公輒捐訾濟其事無所恹御下恩勝義卽臧獲非大過未嘗輕噍何也公少爲儒有幹濟才出其餘以治產眡父所遺累數倍家號素封所爲訓勅典客者嘗在質樸

淳固未嘗以裾屐習里俗爲豪侈士大夫多稱公之勤生而節施可以爲治家者法夫公爲儒不售以訾而仕仕而能得縉紳間聲身享高壽有子步武而孫之競爽者門祚之昌且未艾也天之奉公不旣純備乎哉余觀今里中一時者舊多有年如公或踰勝公者至論其所享鮮及公余鄉謂公爲多福多壽有後人良不虛也而今不可作矣公卒于天啓癸亥之七月初一日距其生嘉靖丙午之九月初二日享年七十有八戴孺人文學文江戴公之女也性婉淑閑于內則且習勤儉旣歸公同室相莊無間言翁性嚴急孺人偕公奉晨夕惟謹翁姑以婦養得其驩心常爲加匕箸躬績紝佐公讀公得以壹意膏晷就其業亡內顧憂歲時伏臘上兩尊人壽公備洗腆以娛膝下勅孺人供張咄嗟而辨無弗潔治者及游成均與宦中外僚友宴會取于

中厨願指出之各饜客意而去間以櫛櫛之饋
存問族黨或出簪珥所餘以周貧乏者公義聲
在閭里內助之力爲多至奉公同產女弟久而
不渝待侍婢慈而莊閨門之內常肅如也公爲
夫孺人爲婦天立厥配以昌其家所禪作述之
際豈偶然乎孺人後公七年而生先公十有三
年而卒卒之日爲萬曆辛亥之十月十八日距
其生嘉靖壬子之九月初二日享年六十子一

卽士揚南京鴻臚寺署丞娶金氏安州判省吾
金君女女三長適太學少筠朱君子鶴冲次適
宗室仰碧君子睿燭次適山東蓬萊縣知縣紹
漁董公子安胤府庠生孫一廷獻孫女二長適
太學君符王君子聿求次適太學我涵蔣君子
之極墓在都城北姚坊門塋以今年某月某日
余旣志公與孺人行事乃系以銘

銘曰腹笥五經紛白首坐削陳觚宮半畝中緝

聖堂詩集卷二
表素見反走倜儻權奇公獨否爰有孟光奉箕
箒弋加鳧雁宜旨酒如鼓瑟琴湛且久油緹若
翰不去手握筭從橫中八九身名俱泰蚩甕牖
時以與人已愈有句臚九賓佩瓊玖齊東荒穀
碑在口歸侶耆英酌元斗服官有子能世守含
飴弄孫麟在藪十載悼亡心若疚倏然觀化如
莊叟鬱鬱佳城偕爾耦父爲賢父母賢母日晏
之離歌鼓缶同穴以嬉如鳳友千歲發祥芘爾
後斯銘與人俱不朽

府學司訓計君以老去官而年實未老也詩
以贈之二首

未老何當擬挂冠青氈無那北風寒池邊秋水
神方王鏡裏春霜髮未殘但使琅玕供綵筆無
妨薏苡在歸鞍紅顏多少成拋擲皓首休嗟行
路難

逕荒松菊近如何賦就歸來且自歌伏闕絳紗

諸弟少罷官青眼故人多棲遲詎惜淹郎署
鑠終須擬伏波莫向都門看柳色不禁頻折已
婆娑

羽王新構桃園招同華甫諸君看花卽席有
作二首

名園新構秣陵雲千樹桃花駐夕曛絳雪遙從
丹水合頰霞近自赤城分逕開密互藤蘿影林
茂閒交鳥雀群玉管雙吹明月下天香滿座夜

氤氳

偕隱欣看鬢未斑瑤林玉樹此同攀興高人擬
東西晉地勝林稱大小山坐借涼風起天末歌
憐華月出雲間茆齋咫尺仍相近杖屨尤堪數
往還

春日携樽過訪芳槐世兄父子卽席賦贈二
首

十年不叩子雲居今日携樽興有餘謝氏當垆

雪堂詩集卷二
蘭苾弗陶家繞屋樹扶疎六朝舊事無遺老七
葉重光有著書竟日留連惜歸去隱囊棊几坐
躊躇

所思何處寄芳馨清隱棲遲抱一經鶴氅披來
非雒下鵝群寫就是黃庭春浮玉乳冰絲暖香
滿銀花露葉冷夏向先朝論祖德三槐堂上有
新銘

侍御陳公南臺奏議序

侍御建武立字陳公兩爲司李以治行異等有
聲楚粵間天子廉其最詔徵拜監察御史涖

南臺尋奉 璽書按部諸郡國公自入臺感

上知遇嘗端居自惟人臣幸得以言爲職且受
命與聞國論得以白簡臚列其是非居是官
者有所隱而不言卽言有所瞻顧蓄縮噤嚅而
不盡希容容之福虧諤諤之風言責之謂何抑
或毛舉細故不顧大體輕用其柱後惠文彈治

夫人與事之無足重輕有無者上無以匡弼缺
失下無以刺察非違卽章滿公車亦非古蓋臣
以言而佐明主裨益夫宗社生靈之計者也故
公所上諸疏于心所知無不言于言所指無不
盡其大者如語政本則闡調燮之樞機論臣職
則洞安危之肯綮議紀法則辨寬猛之幾宜講
宗制則替輦轂之利害說者以爲公之遠識長
慮如賈大中之策治安忠篤懇款如劉光祿之
上封事至曲暢情事批析根柢使人讀之躍然
疏淪其耳目竦然振勵其精神凜然感拂其肌
膚爽然銷散其痼癖卽陸忠宣之以奏議佐中
興不是過也 上于公之言多所嘉納詔所司
亟議施行雖間以一二語微示公以批鱗投噐
之意而轉圜止輦固未嘗于公或少靳也乃無
幾何而有觀察滇南之 命都人士惜公之去
相首而族語謂公之以言受 主知素矣 明

主未嘗諱言胡不以拾遺補缺常置公在栢臺
烏府間而廼使公叱馭行萬里外哉黔難方熾
蒼山海海阻絕孤懸上厓 宵旰 天子顧念
其吏民恐有不相得者故欲得公之重以彈治
之使幽遐與滌焜燿于光明所以寄公者甚重
事君者不擇地而安之忠之盛也三復公之諸
疏 上之所以處公與公之所以處官者較然
可觀矣語云人臣進言大言人則望大利小言
入則望小利夫所謂利者豈祿利名秩之尊顯
云爾乎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使天下謂仁人
之言其利溥者言臣得此是謂不訾之榮身之
近遠官之中外固無論也必若所云量而後入
如杜欽谷永第顯刺國家之過失陰避權勢而
不言人主置言路之臣將俾盡言無諱于以折
奸萌芟亂蘖乃令其若寒蟬仗馬常守其官爲
盡職耶非公與余之所敢知也公往欽哉公諸

疏常在 黼辰間 上一旦思公言必且亟問
公安在公母薄滇南 上今召公矣

題睢陽五老圖

童顏鶴髮儼神仙盛事遙從畫史傳星聚虞廷
同入昴樹封秦時共擎天鹿冠籠雪迴仙駕鳩
杖扶雲集綺筵誰向梁園尋舊蹟匡廬五老隔
風烟

司城朱君賢聲著一時友人金莘甫兄弟于

其五十誕日屬余爲詩以贈之

壘篔奏叶大中丞才美翩翩著秣陵析起春星
環閣道簾開秋月轉觚棱賢聲共指霜臺峻清
表同看露宇澄見說謳歌盈北里願言多壽擬
恒升

家鴻臚羽王招同諸客秦淮泛舟二首

十年不作鏡中遊此日欣同青翰舟宿雨尚屯
城角樹微風初動水心樓喧闐鼓吹飛朱鷺宛

轉弦歌起白鳩極目江湖波浪穩轉憐廊廟倍
懷憂

朱鷺白浮鳩樂府曲名

共拋朱紱卧青霞畫舫秦淮問酒家鶯語乍交
風外柳鷗眠初穩月中沙風姿幾挹連枝秀歲
序頻驚兩鬢華坐對綠波天欲暝不妨豪飲泛
星槎

賀宗伯學士碧海李公應 召還 朝序

昔在嘉隆之際淮南太師李文定公以純德一

心翼亮

世宗肅皇帝

穆宗莊皇帝與

雲間徐文貞公同在政府後先首揆席若丙魏
姚宋之佐中興至今天下翕然稱二公爲賢相
文定公舉狀元甫十年官學士同閣臣入直

禁中在 帝左右其受 主知最早參

大政最速而文貞公爲史官時議 文廟祀禮
忤柄臣意出李延平游董兩浙學政 上手

召還入爲公條久之踐 綸扉荷 上寵顧

無比公洞哲物情得諸薦紳心而當其在閩浙
時勤習吏事廣厲功令惟謹若忘其自禁林出
者一時士大夫益以此占公大受之器與宰天
下之才并州紀 內閣首臣多微辭獨推挹二
公不已于文定尤粹然如渾金璞玉之不可議
蓋相業之最盛者也余友碧海李公文定公之
孫也與余同舉進士讀中祕書守史官其貞心
勁骨臨大節不可奪至練習朝章通達國體記

錄人才蓋自其少時得之庭訓者繩祖武而掌
帝制人且拭目望焉而會有忌者公請外
以避之蓋迴翔藩臬卿寺幾二十年始以奉常
典南雍事時固已晰 朝廷嚮用公之意若古

將納麓而先試諸黠將拜丞相而先試諸郡守
者果漚任不一月而宗伯學士總裁 實錄之
命自 禁中出矣士大夫謂金甌之卜在
旦夕間咸拱手以賀而雍屬諸君與六館生幸

在公陶甄內儼然造余屬爲辭以勸于旄之駕
夫雲龍風虎之會千載一時公實際之余何以
爲公助哉 國家不置中書省 人主所與

照燭萬微提緯六典惟閣臣是賴廼柄用一取
諸詞林故前代之求相才也博而我 朝之儲
相才也專前代之得相臣也難而我 朝之用
相臣也易然邇年以來言事之臣語及 帷幄
者類以爲必得數歷中外之人而後勝其任蓋

欲引唐宋之故事以廣枚卜然卒未有得當者
今公非其選歟公以文定之孫繼文定而官翰
林其歷藩臬卿寺又與文貞公之迹埒 天

子維新朝政方博求鴻碩以濟時艱二三元老
又孜孜引明德以爲已助公涖閩省則以談笑
解稅璫脇撫臣之難總憲江右則以正色而佐
按臣定故帥之嗣守吳興則以片言而折青衿
黨同類之謀識力之偉士大夫咸稱公能斷大

事及其淮南雍也不浹旬而久弛之學規寢玩之士習瞿然顧化真有如臨淮入汾陽之軍旌旗壁壘俄頃變色者公以丙之厚德而又有弱翁治事之材宋之持政而又有元之濟變之略金甌之卜洵無以易公然則因上之召而知旦夕有爰立之命微獨南雍師弟子以

三魚兆公亦海內士大夫想望太平意也余嘗攷國朝宰相之世系惟陳文懿文憲父子相

繼爲閣臣若祖孫而後先參

大政當自文定

公與公始且公之受

主知在敷歷中外之

後其遇合髣髴類文貞故余並舉二公爲公勸駕公行矣其命舍人趣裝而北旦夕白麻宣中外相慶以爲人情賢于夢卜者非公其疇望哉大司成李次卿兄晉少宗伯學士應召北

上二首

入朝將押紫宸班秘史先成石室間風采乍驚

臨虎觀天香旋喜近龍顏時聞赤羽傳三輔歲
遣朱輪訊百蠻拭目金鑾新詔下侍臣初對浴
堂還

三宿岩前對酒時十年踪跡兩參差離憂近黯
江籬色別緒遙牽灞柳枝共擬荷囊趨紫禁獨
看麻命下彤墀廻思祕館追隨地闕轉蒼龍步
每遲

夏日携道兒蓋孫雨中夜宿龍山別墅

田舍荒蕪四十年寒宵同宿意悠然松花雨濕
香飄地麥穗風高浪滿天古壁疎燈愁共遣空
堂高枕夢俱懸陰晴漫取農書卜奈少蘇公送
酒錢

修吾王孫重建新居賦此奉賀

邸第新從舊里開皇州佳氣儼蓬萊鍾雲近傍
丹梁起江月遙分畫檻來入座祇通蟬冕客揮
毫常集兔園才過從共誦兒郎偉拭目恩波鳳

沼廻

輓陳乾石先生二首

汝南方擬聚真人仙籍何緣過北辰揮塵妙談
居士法挂冠清現宰官身苔龕此日留前影蓮
社他生結後因不信人下真殄瘁一時耆舊盡
沈淪

臨風玉樹許誰攀窺豹容予見一斑作達似居
嵇阮後論交真在紀群間螺書幾榻仙蘿返龍

歲曾探貝葉還今日洪鍾誰待扣不禁雙袂涕
潺湲

傳遠度藏樓集序

遠度以天上謫仙之才盡讀人間未有之書發
爲文章傲睨千古橫絕一世因感異夢哀所著
七言律詩百四十首曰藏樓集函以示余余方
病困六月中偃竹牀欹楠榴枕憑斑絲隱囊令
兒子從旁讀而聽之遠韻高情雲飄霞舉奇香

異采神艷色飛如穆滿八駿騰踏瑤池之陰雖
王良造父御之六轡如組所爲追風躡雲不受
銜勒者自在又如西王母上元夫人金支翠旗
同降于集靈之臺侍從服食繽紛雜遝總非人
間世耳目所恒邁者信乎其爲絕倫軼羣卑卑
聲律之學雖枯斷枯髯走入醋甕畢世安能游
其樊也昔濟南以七言律詩自負評隲唐人謂
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子美篇什雖多頽然自放
矣今觀其所作後之辭人稟爲功令然正如小
乘僧守薄伽梵木义不敢踰尺寸試問以一乘
圓頓之教不與法脫不爲法縛者相去何翅霄
壤以若所爲在今日手藏樓集讀之得毋有如
望洋向若而嘆者哉弇州卮言以大海回風興
到不刪自許以峩眉天半雪中看標置于鱗且
曰此義邈矣寥寥誰解者盖嘆兼才之難以余
目中所見可以語此其惟遠度百四十篇斯其

志矣余因題諸首日非坐蓬萊方丈間日以天
酒三斛滌其腸胃者未易爲此語非縹馬閩風
縱轡玄圃曳綠玉杖往來于十二樓中者未易
聞此語子雲稱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余于遠
度亦云余老悖不足以當鍾期姑書此爲弁遠
度其尚從藏樓中訪青裳童子叩所居誰氏質
而問之

聞王不驕同諸君集元介少宰閒園慨然有

感賦示不驕

閒園風景尚依稀物在人亡事漸非乳雀幾看
窺戶入落花常見傍池飛雨餘苔徑唯風掃月
上藤輪祇夢歸同是謝公碁墅客不知誰更淚
沾衣

請告三疏

謹奏爲微臣久病不痊曠官益甚三懇 聖
慈俯准休致以遂首丘事臣于天啓二年冬欽

蒙

皇上聖恩以纂修

實錄

召臣

田間俾充副總裁之職隨該臣以宿疾未瘳不能就列兩疏控辭未荷 俞允臣祇遵

明旨不得再陳之

諭跼伏草莽不敢更以

危懼之情仰塵

天聽今二年于茲矣年事

日邁病勢日深前患未差後瘥又劇目蒼黃之莫辨足躑躅而不前形貌漸非神理幾廢人猶共占其起色臣已自厭其餘生矣感激 主

知誓捐頂踵力與願違遂甘淪棄臣雖有犬馬圖報之心如此二豎何哉 簡書在上豈敢

怠遑官號近臣莫能夙夜臣之罪也非臣之得已也伏望 皇上憐臣衰年久病痊可無期

准臣休致臣首丘之願得遂從此畢命黃壤猶戴 聖恩若一息尚存亦願與臣之子

孫焚香籲

天祝

聖壽千萬萬年矣臣

無任迫切哀鳴祈懇待

命之至

孫燕貽手書華嚴經跋

華嚴爲終極純圓之教世尊說法四十九年至
此經爲發大心衆生說最上一乘法契經中秘
密了義至是無復餘蘊矣以故人有受持誦讀
若書寫此經者所得功德不可思議予友燕貽
孫君夙擅三長精研八法悟圓乘之妙果植曠
劫之勝因取華嚴八十一卷捷戶之運鸞翅
鷹峙之筆鋒摹海藏龍宮之心印所謂謂于一毛

端現寶王刹因筆墨而作佛事者君真其人矣
當知君所得功德不可思議人得見君此經者
目瞥手觸所得功德亦復如是不可思議在我
法中當爲墨寶在佛法中當爲法寶是經所在
應有天龍八部人非人等恭敬圍繞等于塔廟
豈意香水海中華嚴世界帝網重重攝入無礙
欲具說之百千萬劫敷演不盡燕貽直從指尖
拈出放大光明照徹三千大千世界不佞衰病

之餘何幸覩此奇特因泚筆以識之

明承德郎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傅巖宗公墓志銘

傅巖宗公吾鄉之開敏博達君子也起家進士歷縣令郡國教授國子博士丞守尚書繕部郎中忌者之言而罷公之材自可致位通顯中道而蹶知公者咸爲公扼腕公夷然不屑依隱玩世人益以是服公之高而惜時之需材者不能究公之用也仲子守景州會 國家大慶覃恩

上書北闕白父寃狀

天子詔下所司覆覈

復公官時公年且八十居亡何奄然逝矣縉紳先生又咸共悼傷之公家系本吳郡徙盱眙再卜居于揚之興化而又嘗隸籍上元往來迭居之故公終老于金陵仲子卜兆某山之原奉公柩窆焉續公行事請余同年宗伯李公狀而屬余銘其墓余舊從京師望公顏色聆笑語仲子

又與家仲大鴻臚同舉鄉試講通家好知公爲
深故不敢辭掇其崖略志之公諱名世字某傳
巖其別號也祖諱節貢士官曹州別駕父諱伊
貢士官秀水丞以公貴贈工部主事配某氏封
太安人感異夢生公旣生英偉不凡贈公知其
必貴撫而喜曰吾宗自吾世父方城先生以仕
顯而文章之業大著于時至今與弇州濟南諸
公同稱不朽能繼世父者其此子乎旣就外傳

治梁丘易日誦數千言塾師數辟席去贈公乃
益延名士日訓督以成之補博士弟子每試輒
冠其曹衡文者與鄉之先達見公牘未嘗不撫
几稱善以爲其文出入經傳子史醞釀諸古文
辭卽方城先生復起亡以異也萬曆戊子舉應
天鄉試明年聯捷于南宮 廷試後觀政大司
爲署庚寅授肥鄉知縣踰幾年以贈公憂歸乙
未補順天之香河蜚語聞左遷當爲學官迴翔

里中久之至丁酉乃捧檄司紹興教授事己亥
內召為國子博士明年庚子晉監丞亡何有
營繕主事之 命辛丑奉 勅權荊州事竣

得代歸癸卯奉母太安人諱里居二年為乙巳

國家當大察京朝官忌公者乘事中之遂鐫

公秩不叙肥鄉劇邑也公甫釋褐得之下車首

延父老問民疾苦又考唐韋景駿所為治肥鄉

者師其意以為興除無弗得當者邑苦漳水汎

溢有魚鱉憂公躬督吏民畚土伐石築堤捍之

屹然為百世之利常約已裕民不肯飾竿牘游

媚諸貴人滿四年治理流聞上官登公薦剡者

二十有七人謂公旦夕且受特徵入為臺省官

以治堤忤邑中貴人意乘公宅憂謠詆之公乃

得調香河同在扶風馮翊間且去天尺五聲易

達于京師而公為政本清簡度不能俯仰以徼

當塗者之譽行其意自如以是再論調去為博

士弟子師古稱州郡之職徒勞人耳曠達如公其胸懷豈能舍已而徇人哉紹興人文甲兩浙公秉鐸群惟中諸弟子訓迪之經公指授名宗氏學者稽山鏡水之間彬彬如也及爲太學六館士喁然向風問竒請益者屢且鱗集其門矣水衡出納故多乾沒請寄公壹以法持之無所撓詘荆權稱利藪胥吏與賈人子互爲姦課多射鮒而額常不登公盡力爬疏之弊乃大割報代之日公方自謂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廉吏安可爲也乙巳之役乃竟以是齟齬公而錮公于

聖世不亦已甚乎哉 今甲以考察去者

例不得自辯公雖蒙冤亡繇白卽士大夫有深知公而惜公者亦不敢代公以狀爲公白公是以一斥而不復振然 朝廷之上卒以仲子之疏盡雪公前事而光復之公之自主其無玷者固自若也公又何遺憾書空咄咄爲乎公里居

以泉石自娛移居廣陵時與李順衡中丞謝山
子比部修觴咏之樂其來金陵也闢第于古杏
花村之東間撰杖屨登鳳凰臺以騁望角巾野
服蕭然物表不知其爲蟬冕客也公天性孝友
奉二親色養備至昆弟膚愛罔間性儉素服御
不侈然捐貲緩急人則務從其厚里中推公爲
長者所爲文章藏于家凡若干卷會稽陶周望
祭酒公同年也每手公文輒嘆曰君家方城先
生之文讀之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可謂豪舉
至根極理要切中事情君子先生當擅出藍之
譽其爲名流所重如此然公終身未嘗以文章
自鳴乃知公之隱德淵然獨抱爲人所不知者
衆矣公之卒以天啓癸亥十二月之某日距其
生嘉靖甲辰十二月初二日享年八十配袁
氏贈安人繼配顧氏封安人子某某葬以今年
某月之某日系之以銘

雪堂詩集卷二
三四
銘曰一試爲吏毀言宜日至而官乃徙屢試爲
郎譽言宜日至而官乃褫車不躓于山而躓于
堙環不賜于身而賜于子豈有翁而有張抑奪
彼以予此大耄之嗟旣多受祉朱紱方來永馮
其里宜哉公之長有此樂丘而吉祥止止也

如心軒詩畧序

奉常容齋先生李公淮南太師文定公之仲子
也賦才英敏博瞻不以家鼎貴挫其邁往之志

治博士家言劬于寒畯文日益工人謂文定之
有公若唐蘇許公之有頌張燕公之有均與均
惟文定公亦心賞之謂仲子肖我必且接武而
上也公間出其餘力發爲詩賦古文辭一往奔
詣方駕作者駸駸乎有奉盤匱執鞭弭王盟壇
遺周旋中原之意文定公恐妨試業亟止之公
用是謝去不復汜濫諸體治博士家言益專篤
而終以公車困人頌服文定公之不以大典私

其子顧又惜公之才反爲門第絀其後公以父
任官尚璽久之晉秩奉常倬直供奉皆在紫清
丹籙之上屬車豹尾之中振鷺珥貂號爲華選
伯子計部仲子宗伯聯翩鵲起繼公之志七葉
重光海內冠冕然諸子竊窺公志時時自惜其
才未獲以身顯語及公車時事未嘗不慨然太
息若處仲之擊唾壺也自是有所感遇輒咏詩
以寄其懷講文酒之清驩窮登臨之勝概叙綜
述典惜別酬知高韻甫成人皆傳誦而公又多
自削其草不盡存諸笥中故遺世者少頃計部
修輯家乘旣採其關切譜牒者該而存之復編
其襍詠別爲一集題曰如心軒詩略梓成出示
起元屬爲之序起元受而卒業托意高遠結響
清宏金石相宣雲霞成彩神龍垂拱之鴻深開
元天保之華暢兼而有之泯泯乎盛世之音大
雅之作也貞元大曆以後諸君子取而方之不

及格矣公之才不盡于詩詩又不盡于略然古
稱詩猶兵也貴精不貴多若云可傳公詩不啻
多矣略云乎哉記起元官京師嘗以年家子拜
公堂上風儀朗俊魁然爲長者然英奇磊落之
氣隱隱見眉睫間一聆其辟呬之言通達國體
畫天下大計如指諸掌私謂使公得當事任當
與長源文饒輩參諸伯仲間出入承明之廬勞
侍從之事僅僅以觴咏耗其歲月卽著書滿家
疑非公志然魏文典論以經國之大業不朽之
盛事屬諸文章蘇明允又謂王公大人求一言
之幾乎道不可得君子之垂世行遠信有不在
彼而在此者故公闕閱之高作述之盛余不具
論獨以間間之知窺公一斑謂公之不朽當在
于是噫九原可作公必且欣然有味于余言謂
處仲之唾壺可毋擊矣

隨園四首爲焦茂慈賦

名園新向半山開勝日携乘共客來樹色暝含
醒酒石花陰朝覆讀書臺雲泉淪茗宵堪煮雪
竇鋤松晚自栽誰向山居同揆咏主人元是謝
公才

霜松雪竹憶歸初千載猶堪借客居雨過泉聲
飛卷幔雲生嵐翠擁行裾金尊座對賢人酒石
室山藏太史書共說高情丘壑在蒼生凝望意
何如

負郭堂開蔭白茅庭中奇樹影相交方塘露浸
芙蓉冷曲磴風懸薜荔高夢起獨聞鴨鷓語賦
成同見鳳凰毛清言支許殊堪藉勝地仍須引
濁醪

常憶牛鳴白下城宋朝丞相此經行共看樓壑
東山起自許尊壘北海傾雲物六朝群騁望風
流千載獨含情我名公字休相問時聽春堂紫
燕聲

明戴先生李太翁九十壽序

箕疇之演五福也一曰壽詩三百篇臣之祝君子之祝親國人之祝君子一則曰萬年再則曰萬年而天保之章至擬諸南山之壽不以爲諂蓋高年若斯之重也唐虞三代養老憲老之禮至爲優崇甚且以萬乘之尊躬執爵執醬祝鯁祝噎于黃髮鮐背者之几席以是爲邦家之光秦漢而後人主禮重高年或賜爵或賜粟帛或賜几杖或備位三老五更臨雍而拜有諭大耄而上者稱爲人瑞且表宅式閭以褒顯之然七十者古以爲稀九十遂號爲地仙比于景星鳳凰之不可多得求諸經史若衛武公九十而賦抑戒鬻熊九十而爲文王師伏生九十而受尚書文潞公九十而平章軍國重事此外未數數然也卽我國家前有駙馬趙公後有大學士劉文靖公皆年踰九十它亦寥寥鮮可紀者豈

天壽平格固自難臻抑人倫未備甕牖繩樞之中無有張大其事者乎乃自慶曆以來雲間之宗伯陸公石埭之司徒畢公新安之司徒方公今縉雲之御史大夫李公皆以九十聞于天下天子或遣輜軒之使存問里閭地方官或以羔雁之儀侑勸樽俎一時以爲熙朝之盛事顧其人多在吳越間上當天紀之斗牛說者謂弧南之星照臨其地人多壽考豈虛語哉惟余鄉亦多九十者而其人家世不甚顯薦紳先生罕言之若如臯明戴先生李太翁今又以九十著于大江南北矣公治毛詩大戴禮起家博士弟子挾策游成均公車業最有名不售隨牒丞光祿署晉秩叅滇之臬司事再晉秩德州之二守所至必以政聲顯百姓受公政教者咸共尸而祝之攝篆如滇之河西齊之平原新泰去之數十年兩地輿人之誦至今猶洋洋載道也

天子或遣輜軒之使存問里閭地方官或以羔雁之儀侑勸樽俎一時以爲熙朝之盛事顧其人多在吳越間上當天紀之斗牛說者謂弧南之星照臨其地人多壽考豈虛語哉惟余鄉亦多九十者而其人家世不甚顯薦紳先生罕言之若如臯明戴先生李太翁今又以九十著于大江南北矣公治毛詩大戴禮起家博士弟子挾策游成均公車業最有名不售隨牒丞光祿署晉秩叅滇之臬司事再晉秩德州之二守所至必以政聲顯百姓受公政教者咸共尸而祝之攝篆如滇之河西齊之平原新泰去之數十年兩地輿人之誦至今猶洋洋載道也

公有經世之學弗克大售于時故不欲久困簿書間以挫其志歸而橐所著書以課子若孫瑤環瑜珥森然競爽其名其家學而文孫大生遂以弱冠上公車射策 大廷官行人時乘輅車馳傳爲 天子使達于四方矣習公者謂公

家鼎鐘之奉弓冶之業爲人間所稀有大生適使反拜公于堂上而公且以今孟冬之廿三日開九裘士大夫薦圖獻縷稱祝者踵相屬于庭而大生乃問走使金陵以稱觴之事詔余屬其一言以爲侑夫公旣以盛德而享大年余將安所致祝哉禮九十曰耄解曰謂老者之神明旄旄然與少異也余聞公耳目之用不衰步履彊健洵有如白太傅之詩所謂九十不衰稱地仙者疑公或能噓吸精和求至人之髣髴以此致壽乃公子長公又言公生平不習方士之術以此知公之得天者惇龐淳固獨異于人含德之

厚自得夫長生久視深根固柢之道蓋仁者之
壽合地無疆固非戲五禽法四獸藉人以益天
者所能齊其筭也繇是進之而百歲爲漢之張
丞相稱柱下相君又進之而百一十歲爲魏之
羅侍中理三十六曹事又進之而百三十歲爲
唐之李元爽主香山耆英之社于時大生且致
位膺仕諸子姓之聯翩繼起者又當不可勝數
公以九壽特聞 國家且引前代若今世奉養
高年之禮表公爲人瑞以彰盛事于 熙朝今
日之事其始基之者哉余故繹詩書之指以爲
頌其言有大而非誇翁幸日含飴以俟之其母
曰老夫耄矣當歲歲爲我西望加一觴可也

遣興八首

春風不到子雲居二水三山一敞廬谷永早承
休沐詔山公何用絕交書憂天祗益丹心苦求
友空餘白首疏門外雀羅無可設蓬蒿滿徑未

教鋤

不延方士學求仙未禮高僧問坐禪
潦倒衣冠仍溷俗衰殘粥飯且隨緣
寫成僮約鞭猶嬾占盡農書耜屢懸
此日此時還共得漫論儉歲與豐年

神武何人問掛冠每依北斗望長安
病多自合抽簪去虜在唯應把劍看
轉日迴天封事少翻雲覆雨結交難
一尊且復娛今夕歲晚空山落木寒

手把長鑿采蕨薇迴看霄漢舊遊非
黃花晚圃誰携酒紅樹寒塘獨掩扉
我自青山懷共賞人誰白首願同歸
空梁明月時相照楓冷吳江雁不飛

清霜初上綠楊枝水碧天青雁影遲
多病正逢垂老日長貧又值罷官時
探囊饒有芝苓氣懸索猶慳伏臘資
敢咏故人書斷絕久拚雙戶掩

菲茨

羽陵蠹簡幾曾開
邸報時從闕下來
北寺屢聞興大獄
南衙重見集群才
天河兵洗蠻王若
月髓人登漢將臺
注意安危公等在
野夫無事且啣盃

出入承明著作庭
歸來華髮早星星
書成共笑玄仍白
官領長憐簡未青
玉佩引班懷侍直
金華前席憶橫經
三朝供奉身猶在
滿地江湖一

釣舲

秋風城闕動疎砧
北望皇州紫霧深
天仗森嚴開曙色
仙韶縹緲動清音
漢官舊擬賢臣頌
唐帝新懸大寶箴
一卧滄江深萬里
宵鐘時警奉宸心

輓鄭夢園二首

名從谷口動京師
高尚真能樹羽儀
腹有俠腸堪共引
耳鳴陰德許誰知
五雲瑞自丹霞現
雙

雪堂題集 卷二 四十四
轂行隨白鹿遲何事岱遊時遽迫一朝泉路盡
交期

鴛鴻羽未造楓宸子姓人稱擬鳳麟海北高風
光典冊汝南真氣動星辰傳經通德宜名里置
驛邀驩肯謝賓身後榮名詒哲嗣佇看褒贈有
恩綸

村居二首

年來始得村居樂每到村居懶入城月白空庭
無犬跡日長高樹有雞聲占知晴雨農書誼話
到桑蔴歲計成最喜幽偏自怡悅幾因簪笏誤
平生

數椽茅屋吉山東晏坐居然一畝宮雨助溪聲
寒枕簟霜疏樹影淡簾櫳喧闐土鼓先王樂偃
仰柴扉上古風大隱空言在朝市遲堪身綴逸
民中

再上曾莊

雪堂詩集 卷二 四十五
夢魂常在白雲鄉老病瞻依意倍長宰木陰流
千頃碧仙臺秋掩萬峰蒼動輪露濕寒塘草漬
酒風吹古廟桑願得一抔時在望馳驅敢厭數
廻翔

莊居夜臥不寐因憶昔年同友人張太初月
下過此愴然有感

短檠寒焰幾幢幢清夜無眠思未降回想當年
携勝侶共尋古路得從 差自倚枯藤一月

磴同扶蠟屐雙今古河山在茲夕靜聽霜葉滿
風牕

久不飲酒小飲而醉戲作短歌

鸚鵡杯鷓鴣勺共傾十斛金陵春鐙前細雨簷
花落人生不得行胸懷安用虛名畫麟閣鬼谷
子言可作女愛不避席男歡不畢輪薰天炙手
復幾時何事令人怪熏灼咄咄劉穆之既知富
貴履危機胡爲金盤貯檳榔對客掀髯誇大嚼

達哉李元忠汝愛僕射勿飲酒我道作僕射不
如飲酒樂

黃武臯侍御書來却寄二首

星輶曾度秣陵烟踪跡蒼茫十八年碣石談天
空有夢巴山話雨更無緣揚舲波挹陂千頃簪
筆風生闕九天珍重雙魚遙問訊轉憐離索倍
悽然

坐擘雙甘酒一壺武昌楊柳白門烏九關虎豹
誰能叩三尺蛟龍自可呼抗疏共知臣節苦賜
環未必主恩孤聖朝宣室方前席莫擬浮
相弔左徒

追憶鄭尚德先生六首

盧龍東望幾欹歎門巷蕭條古木疎無客更從
黃憲語有兒還授服虔書茂陵何日求遺草河
渚秋風識敝廬欲法中郎碑有道可禁雙淚濕
衣裾

雪堂隨筆 卷二 四七
多愁多病又常貧相首論心字字真直以肝腸
懸日月豈徒踪跡比參辰幾唯淮海樓中客誰
是山陽笛裏人孤塚江濱霜露濕可容宿草殫
車輪

尺書繾綣問寒溫忽訝靈車返白門幾寫音容
寧易得欲標神理更難言朱絃一輟無山水白
石三生有夢魂獨立蒼茫空宇宙曾懷種種向
誰論

危冠寶劍總如雲生死交情獨有君語出共知
心莫逆形忘常覺手難分疎燈聽雨茶鐺冷半
榻眠雲石鼎芬大事因緣今了未相遲消息夢
中間

蕭寺追隨四十年篝燈常是夜分眠神鋒我愧
嵇中散名理君過郭子玄早歲閉關緣佞佛中
年服散爲求仙半生形影常相伴此際分携倍
愴然

一官拓落向琅琊庶子泉香可試茶秋幕風香
生桂樹夜聽月影上梅花四知不愧稱夫子三
絕何心獻大家今日無人問通德霜天啼殺白
門鴉

彭翼予先生七十序

漢儒之論壽也曰壽者售也天持是以售人可
久之德者也人有惇龐醇固貞德于久天必以
壽予之若中衢之尊過而挹之靡有弗醕者也
山澤之癯列仙之儒求長生久視之道吹呶嘑
噏吐故納新熊經鳥申以爲壽乃耳目所遘有
能坐進此道者若晨星之在天不數數見也朝
有純德之臣鄉有不貳之老如于寶所論往往
享有耄耋期頤稱人瑞于當世如近日 國家
所存問縉雲李公嘉禾丁公輩豈非可久之德
爲天所售有必然不爽者哉翼予先生彭太翁
溧陽之方正博聞有道君子也彭爲望族先生

之負才也磊落而英多起家博士弟子試高等
食餼去而游成均研味經術有凌九霄勵千載
之意而攷其質行踳踳然敦崇孝謹直躬而行
其意常依于忠厚有子明甫才高一世早上公
車旦夕射策 大廷登顯仕且大先生之門人
謂先生有明甫當豁生平時意乃先生所爲訓
勅明甫壹以其生平所履蹈者勿替引之弗少
變也故嘗攷先生之行事而臚列之其馴謹則
有如萬石君之質行有齊魯諸儒所不及者其
撫愛子則有如王駿感曾子之言而中年不再
娶者其化俗則有如王義方之居鄉人有不善
惟恐其知者其與人信則有如季布之諾得之
而可輕千金行千里者其勇于赴義則有如朱
季之于張堪感其知己之言至子孫不忘者其
事邑長吏則有如劉季陵之引嫌自重遇大利
害又慷慨直言不終爲寒蟬者凡此皆居其實

不居其華居其厚不居其薄惇龐醇固悠久無
疆之道也先生旣抱可久之德天故售之以壽
是以其年彌增其神彌王今丙寅仲春之五日
先生進而開七袞矣明甫之同年友給諫史公
與邑之諸大夫謀佐明甫上先生千萬年壽而
以酌者之辭詔不佞不佞之仲弟與明甫同舉
于鄉不佞因習明甫時時聞先生起居知其爲
方正博聞有道君子宜享厚福而躋高壽者也
余何以爲先生祝哉古之言長生久視者必曰
老彭史蓋溯其爲後世諸彭之祖紫陽謂彭爲
殷之賢大夫葛洪傳以爲顓頊之孫陸終氏之
中子歷夏而殷八百有餘歲楚辭又謂祖常斟
雉以事帝堯劉向傳云歷陽有祖仙室故其贊
曰道與化新綿綿歷古隱倫玄室靈著風雨太
史公獨爲老子立傳而不及祖豈謂世所傳祖
修容成氏之術以得長壽其語迂恠不經見故

雪堂隨筆 卷二
弗爲論著耶乃吾夫子竊比老彭在信而好古
則知彭蓋惇龐醇固以爲道執古御今與老之
居實不居華居厚不居薄者同蓋亦天之所售
必得其壽者非有他謬巧如方士所云也今先
生旣身有其道又訓勅明甫以引翼于無窮其
繇稀齡進之耄耄期頤與錢鏗同壽有必然者
又豈待霞舉松喬之方遠求安期羨門之藥以
爲引年助哉不佞請給諫與諸大夫以是爲先
生祝其旨在繹漢儒售德之言猶龍氏所謂有
德司契者也

周吉甫幽草軒詩序

金陵有閎覽博物之君子曰周吉甫先生先生
少負邁往不屑之韻從楊道南焦弱侯兩先生
遊所爲博士家言跌蕩奇偉橫絕一世顧數奇
久之不售先生遂厭薄之乃汎覽流略上下千
古凡宛委之餘靈威之副西陽之蠹群玉之殘

古文奇字恠牒祕函靡不搜而閱之葛洪之目
瞥手書日無暇晷任末之燃松析竹襟袖皆盈
不是過也間以友人社集或登高眺遠覽物咏
懷往往發爲篇章一時作者多有驪珠先得之
嘆然先生意寄宏遠經世之志偃仰于泉石間
抱邾長吟耻與文士競雕虫之譽故著書滿家
不自炫鬻學士大夫欲窺其武庫而不可得盖
久之始行其所爲瑣事白雲野語諸編少以厭
見異人求異書者之意士大夫欣然以東南二
百五十年衣冠禮樂之盛文獻足徵有先生爲
之掌故更欲索其詩讀之而先生年踰大耋無
祿卽世矣又共相惻愴謂汝南先賢星歸天上
茂陵遺草響絕人間豈斯世終不能有先生邪
伯子夢熊善讀父書克成先志遍搜諸咏哀爲
幽草軒詩板而行之旣成屬余以序余幸與先
生締忘年交顧常愧知先生者有所未盡今得

此詩三復讀之益歎先生之于此道用力久而至于至也北地信陽以來稱詩者靡不以唐爲宗然多在形似之間去之所以更遠先生以我鑄唐非以唐鑄我者也不屑屑爲皎然之偷語偷勢獨有解于滄浪之論妙悟者其所爲詩深于興象饒于韻格幹以風力潤以丹青此夫置諸三唐中無愧色者也金陵布衣之士自盛仲交後隱居不仕以詩擅當世如孟襄陽者舍先生誰屬哉先生雖不遇于時而其所著述垂世行遠有如此者夫世之傳龜曳組朱丹其轂沒而聲名湮滅者何限先生去彼取此又得伯子播而傳之夫是之謂不朽昔顧清甫有云明珠不換黃齏甕唾涕光增日月輝於戲若先生者庶幾不愧斯言矣其亦可永無憾于人間世矣夫

顧孝敷丈過訪携酒錢爲予壽

雪堂隨筆 卷二
柴門鳥雀自相求杖策勞君訪舊遊鴻鴈祇憐
垂羽翮螭蛄何問歷春秋術盃小飲舒三雅揮
塵高談勝九流自笑腐儒餐更糲可容佳客數
淹留

談振玉丈以盆梅卮酒壽予兼有佳句賦謝
病骨經寒擁敝裘忽傳芳訊到西樓一枝乍吐
瑤華色三斗旋傾玉瓊流謝傳已無營墅局虞
卿惟有著書愁何人訪戴山陰道興盡空迴雪

夜舟

黃徵甫偶然語序

徵甫年在舞象卽以苞舉一世之才抗心師古
工博士家言試輒高等取青紫如拾地芥也久
之不售其名日重于薦紳縫掖間徵甫乃以駿
狼之長暉騁驂馱之軼駕盡讀人間未有之書
口不絕吟手不停綴槩所撰次排纘至數百卷
吾鄉儒林文苑著述之工而且富自澹園先生

而外未有逾勝徵甫者名山之藏余方望其盡
發之爲學者帳中之秘乃徵甫司訓德清函書
訊余以所刊偶然語相示又其近所著也發而
讀之推敲往事洗濯陳言舊案翻而更新微辭
躍而遂顯廣川繁露非呂氏之春秋安石粹金
卽邨生而河漢蓋舉其生平所讀之書所證之
理取其精而約言之本弼中而彪外故旨遠而
詞文有如此者虬龍片甲吉光寸羽雖曰把握
之珍已勝却車之載非翔嬉雲中敖游海外何
從見此異人獲此異物哉近代詞流競工斯體
膾炙人口曾不二三或批析俗情其意精矣然
似老吏之斷獄多刻核而少涵容或依附名理
其致高矣然似講僧之說經有證合而無參悟
徵甫兼舉其勝軼而上之誰爲前茅誰爲後勁
誰爲有識之論誰爲有德之言世必有能辨之
者矣余向也不揣樛昧常爲呖語鏤塵吹影求

雪堂隨筆卷二
卷二
一語之幾乎道了不可得而徵甫乃以偶然出
之才有短長語有工拙理固應爾四海之內百
世而下讀徵甫之書者何必盡窺武庫第舉斯
語其所爲大業盛事者已窺一斑得全豹矣語
云語云偶然云乎哉

雪堂隨筆卷二終

金陵卧遊六十咏自題

暑困方蘇獨坐水亭蕭然無事取少宰元介先
生金陵四十景閱之因題咏一首凡四日而畢
又舊遊有可記者續咏之三日又得二十首童
子從旁錄之以進名之曰金陵卧遊六十咏楚
客適至從几上朗吟標賞不已因以筆點識之
且曰吾來金陵有意遊諸名勝得此詩煙霞在
吾目中矣取大白浮之醉後手此詩高歌絕叫

雨中駕一葉小舟溯江而去予奇其意籍而存
諸塾中

天啟乙丑中秋江寧遜居士顧起元太初書于
秦淮之捧日亭



金陵卧遊六十咏

江寧顧起元太初著
洞庭姜山客王谷點

鍾山

漢曰鍾山吳以後曰蔣山以子文之故圖經
曰南四大山衡廬茅蔣金陵有其二指此
國朝

高皇帝孝陵在焉東有 懿文皇太子陵曰東

金陵圖志卷之十
陵又名紫金山嘉靖中勅封曰神烈山元
張鉉金陵新志有圖說可考

天作龍蟠表帝州橋山弓劍想宸遊雙峰
跨青霄出萬壑爭穿碧樹流雲偃翠虬擎玉殿
煙乘紫鳳結金樓東陵一望還蕭瑟杖底西風
接素秋

石城

唐以前西臨江水削山成壁色赤如鐵六朝
依此爲險諸葛亮云石城虎踞此也今去江
地遠下爲城濠

虎踞巉巖四望遙高天雪霽轉岩嶢丹樓乍憶
霏初定粉堞還疑霰未銷朔吹千崖踈落木江
風萬里溯寒潮扁舟未返山陰夜橫遂聲隨玉
樹飄

方山

山以形名一曰天印山秦淮水從東來遶其

南西北陳太史沂金陵圖考列山于淮水之
西誤矣山頂有石龍池南有洞玄觀葛公洗
藥池在內明盛時秦結香茅宇于此東有東
霞寺北有定林寺

天印山形類削成淮流四抱儼王城望雲不辨
峰巒色踏徑惟聞鳥雀聲仙掌何緣通箭括壺
丘無地訪蓬瀛葛公丹井清堪濯瑤草奇花滿
路生

秦淮

源發于句容溧水至方山東南流向西北貫
都城西出大江楊吳時自上水門別鑿一河
爲城濠至下水門而合南門介二水間門內
橋曰鎮淮門外橋曰長干

淮流浩渺接長江表裏都城映帶雙綠樹拂堤
臨畫檻朱樓夾岸隱雕窓鴉盤曉色開粧鏡鷗
影春波侶釣艤狂殺吳姬酤酒肆花飛蒲店玉

爲缸

白鷺洲

洲在今三山門外西至江東門上新河是其遺地其名以李太白詩而著所謂二水中分

白鷺洲者蓋以內爲秦淮外爲大江故也

芳洲一片綠波長平地煙橫白鳥翔
無宿莽繫舟隨處有垂楊採菱游女紛相媚折
柳征人黯自傷試向高城頻騁望蒹葭水冷夜

蒼蒼

烏衣巷

晉王謝所居在今武定橋東沿秦淮而東至上水門一帶桃葉渡正在其處今人指城濠南赤石磯以上爲烏衣巷非是

衣冠南渡說烏衣六代興亡有是非
列戟幾看龜組在望塵空憶犢車歸
柳堤細引青絲竿竹逕斜通白板扉
泥落梁空棲燕老祇應明月上

天飛

鳳凰臺

晉瓦官閣之南其地在秦淮南連小長干閣
在今驍騎倉內臺在其右鳳遊寺之南舊前
臨大江今為楊吳築城所蔽故三山白鷺洲
皆不可見弇州鳳臺園記疑此非太白所咏
者或未之考也

靈蹟何緣傍法壇高岡舊接古長干丹霞蔽水
桃千樹綠雨漫天竹萬竿明月可能招舊侶浮
雲何意見長安齊丘遺咏猶能記蔓草寒煙不
忍看

龍江

在今下關其得名以盧龍山下瞰大江故今
商賈泊船之所有靜海寺天妃宮

盧龍北枕 帝都雄西北羣峰赤岍通城闕四
圍山色裡樓臺三百水光中人煙不斷連江雨

金陵賦述卷之十一
五
客、夢、常、懸、破、浪、風、曾、記、蓬、窓、深、夜、泊、霜、鐘、聲、動、
藥、珠、宮、

弘濟寺

在外郭觀音門之左後倚石壁前臨大江有
觀音閣俯視江岸令人股栗奇險爲金陵諸
刹之冠

赭岸弘開選佛場樓臺廻合隱江光鳧鐘忽向
波心涌倪駕疑從水面翔網布梵王千寶密衣
傳天女六銖香悟來頓舍恒河筏漫憶曇摩泛
海長

太平堤

堤在太平門外北抵鍾山草堂之麓 國朝
三法司在焉西帶後湖東帶小湖曰燕尾其
名見南京刑部志又東爲鍾山

雙虹夾鏡浴芙蓉目送遙堤綵翠重風熨碧波
爲練色日鎔紫氣作金峯湖分燕尾宜名燕山

金陵記述卷之六
近龍盤總字龍浩蕩春風隨步躑溪光林影上
衣濃

鷄籠山

北枕都城宋爲雷次宗築館于此 國朝于
上置觀象臺其南列十廟以東卽鷄鳴寺

鷄籠南望敞清都北枕高城壓五湖草密風香
秋○唳○第○樹○深○雲○氣○曉○模○糊○星○躔○珠○斗○天○高○下○月○
隱○金○支○地○有○無○想○像○次○宗○高○館○勝○幾○尋○遺○址○問

樵夫

牛首

佛經曰江表牛頭以其形名也晉王導有言
牛首可爲天闕故又名天闕山上有弘覺寺
亦爲懶融道場

雙闕連雲古木齊凌空鑿翠啟招提參差鳥翅
三休殿蜿蜒蛇盤百丈梯卧攬煙雲疑夏冷坐
捫星斗覺天低寒山片石人能誦讒負山林隱

遯棲

桃葉渡

在秦淮上水門之內北對青溪淮清橋口王
大令獻之妾名桃葉渡江來此樂府有曲以
此得名

淮流曲曲抱溪沙煙霧蒼茫古渡斜帘颭綠波
春酒肆樓當紅樹美人家桃花扇寫眉間月杏
子衫分臉際霞莫問烏衣舊時燕曉風吹散白

門鴉

杏花村

在今都城西南隅城下鳳凰臺在其東北數
百武許舊有杏花數十樹春日遊人麋集笙
歌徹夜不休土人厭之頗髡其樹風景殺矣
杏村斜界古城陰酒肆春旂動客心風暖徑開
啼鳥合雨餘門閉落花深招歡吹遂多忘返扶
醉遺鈿尚可尋自笑荆扉還壤接蓬蒿滿地日

蕭森

謝公墩

在今冶城西北晉謝太傅與王右軍遊此慨然有高世之意李太白有詩咏之王介甫誤指城東康樂坊之墩爲此墩故有我名公字偶相同之句不知彼所居者乃謝玄舊蹟入亦名曰謝公墩非安石也墩南望冶城朝天宮北爲梁永慶寺

蠟屐圍碁尚宛然白雲明月已千年丹臺遠識金銀氣紆殿長依日月天城隱雲中雙闕起江流天際一帆懸謫仙旣往誰能賦時復提壺藉草眠

盧龍山

在城西北俗名獅子山下有盧龍觀隔城卽龍江關關北其地名龍灣

嵯峨雄踞 帝城西迤北羣峰入望低捫壁蝨

綠鶯乍啞，寒蘿咫尺阻攀躋。玄雲渤鬱，龍春起，丹竈丁當鳥夜啼。一自挂冠神武後，轉憐多病，隔巖棲。

攝山

以地多藥草可攝生，故名。又以形爲繖山，見陳江總持碑文。齊明徵君居此，捨宅爲寺，曰棲霞。今多名此山爲棲霞。明金鸞有棲霞志：繖山如蓋，鬱霞棲迢迢。三峯望屢迷，塔頂雙標。分樹出嶺頭，千座借蘿題。樹脂歲久垂，成乳石髓。雲生化作泥，回憶勝遊三十載。幾因靈藥步丹梯。

雨花臺

在南門外，梁有雲光法師說經于此，感天雨花，故名。以地出礪石，又名聚寶山。東爲梅岡，有晉梅將軍廟。又東爲高座寶光諸寺。花臺一望覽皇州，佳麗江南此勝遊。萬戶星臨。

金陵臣述六十四
金闕曉五樓煙淨玉京秋山多障日雲中出江
遠浮天樹杪流無數香車向城去夜深明月更
淹留

憑虛閣

閣在鷄鳴寺都城內一覽而盡最爲登臨勝
處

高閣憑虛覽 帝城雨中春望轉分明寒煙黯
淡圖方就佳氣龍葱畫不成雙闕鳳翔雲五色
千門烏語月三更何人更草吳都賦文薦誰能
似長卿

天壇

在正陽門東南 國初合祀天地于此神樂
觀在內其外有長道可以眺望鍾山淮水映
帶左右元介少宰有天壇勒騎之圖

恍惚金支掩翠旗徜徉馳道想天儀大堤士女
春遊日原廟衣冠月出時仙露曉滋三秀艸靈

風秋動萬年枝河東賦奏鄜郊罷陳寶神光下
美池

長干

詩謂水厓曰干以其地在江水之厓故名長
干南卽雨花臺北接越臺六朝有大長干小

長干樂府有長干曲

大江春浪漱春沙大小長干次水厓賈舶雨維
烏相樹酒旂風颭白楊花共攀翠憶投郎果獨

指紅樓問妾家日暮笙歌猶未歇高城啼徹後

棲鴉

燕子磯

在觀音門外弘濟寺北孤立江水之上曰燕
子者不知何義或曰以形名今有亭榭遊人
首稱金陵者必曰牛首燕磯

漫憶春風燕子樓烏衣舊壘倍綢繆玄雲忽涌
蒼虬立駭浪常橫白鳥愁樹色暝含瓜步雨人

金剛經疏卷第六
一三
煙寒斷秣陵秋振衣濯足居然勝千仞岡高萬里流

幕府山

在都城北神策門外晉王丞相導出師開府于此故名

絕巘曾聞駐六師龍宮深谷轉逶迤雲多短策穿林遠風急踈鐘度壑遲壁啟雙扉皆翠鑿磴懸九折半蘿垂啣杯坐覽神州勝殊異新亭灑

淚時

達磨洞

在觀音門內東里許山色四圍傳云達磨將北渡江跌坐于此上有夾蘿峯一日夾蘿

週遭山勢鬱青蒼誰向空林坐道場樹種娑羅含日冷花開薜葡萄逆風香西來五葉拈花笑北渡千波折葦杭遙夜峯頭升海月尼珠常許照迷方

金陵圖述六十咏
靈谷寺

國初洗葺梁寶誌公建塔寺于鍾山之東南
曰靈谷入門山麓松栢可數里許中有琵琶
街八功德水

落落長松十里餘從橫流影上衣裾山禽共下
僧厨食野鹿群依佛土居霜冷踈鐘飄萬壑日
高、清、磬、演、三、車、仙、音、豈、必、關、絲、竹、八、水、斟、來、病、
已除

四望山

在都城西其下臨城者卽石城也山東有虎
踞關頂有南唐所建翠微亭下卽清凉寺

四望江山指顧中西連虎踞石頭雄傍城砧動
千門月破浪帆歸萬里風白鷺潮生天浩渺盧
龍雲上樹朦朧翠微亭好堪乘興漫憶陳王避
暑宮

三宿巖

在龍江關靜海寺內巧石嵯峨舊在江滸宋
虞允文破金師歸三宿於此以此得名

江切玉立鬪峻嶒隱隱波濤漱石稜不見桑田
終變海已看深谷乍爲陵松堂夜鎖雲衣矗蘿
幌秋懸月影層坐憶昔人三宿意臨風把酒氣
飛騰

東山

晉謝太傅家會稽之東山旣領朝寄念東山
不置以此山類東山故建樓墅于上因以東
山名之地舊名土山今俗尚以舊名其南有
石山竹山元介少宰云其地有八山以八音
名

誰將樓墅擬東山千載丹梯自可攀馬埒尚開
松栢里燕梁猶記薜羅間日高花院碁聲寂雨
過苔堦屐齒斑向昔林中笙磬發其疑絲竹讌
初還

嘉善寺石壁

在神策門外羣山蜿蜒北接石灰山有石罅
深數尺狹僅尺許高數仞上微見天曰一線
天旁又有巨石其方如印可列十餘席曰蒼

雲崖

嶮○岑○石○壁○斷○攀○緣○一○線○瓊○瓏○竅○碧○天○共○手○一○藤○
蒼○薜○滑○自○跟○雙○屐○綠○蘿○懸○雲○高○不○度○扉○常○掩○日○
午○猶○寒○戶○未○穿○賸○欲○此○中○稱○石○隱○望○山○莫○擬○四○

愁篇

祈澤寺

在城東郭高橋門外石馬冲東枕平岡古木
二株云是齊梁間物左有水出石隙構祠于
上祀龍女曰龍堂盛時泰水晶以此爲勝

坦○逶○平○岡○古○礪○分○禪○房○修○竹○晝○氤○氳○庭○心○影○合○
千○年○樹○碑○首○書○殘○六○代○文○犬○似○豹○聲○常○吠○月○鶴○
巢○鷗○吻○數○盤○雲○龍○堂○水○品○由○來○勝○挾○茗○時○來○對○

此君

青溪

溪舊有九曲自淮清橋以北白下諸橋所跨
皆是其地半在今 大內白下橋今日大中
九曲青溪抱郭流檀橋如畫影蘭洲蘋花雨集
鴛鴦渚柳絮風團翡翠樓垂手秋風迴解艫弓
腰明月坐筵篔驚心千古風流地莫使啼鳥動
客愁

虎洞

在淳化鎮關北旁有宮氏泉宋人遺碑二通
尚在余伯祥司成雅遊集著此目人始知之
然經其地甚少盛仲交大城山集祇載全碑
而不及洞元介少宰畫圖為詳

岩屏窈窕許盤桓蹲石疑為伏虎看雪竇暗穿
嵐翠濕霧窓微射日光寒見多玉乳人堪喻聞
有瑤華客未餐一鳥不鳴清嘯遠祇宜峯磴出

雲端

落星岡

志謂李太白曾衣紫綺裘與客醉登考集中
惟有自孫楚酒樓衣紫綺裘與客泛舟至石
城之作而不云往落星岡伯祥司成言在城
西南五十里元介少宰謂城西又有二處皆
名落星岡不知的在何所一名落星石一名
落星墩

紫裘高宴是何年星墮何時上碧天鞭石幾曾
臨海曲支機誰復飲河邊鐙前酒味鷓鴣杓
底歌聲翡翠鈿知是玉皇香案吏江湖身遠
傍珠躔

莫愁湖

在今三山門外其南卽白鷺洲唐鄭谷詩云
莫愁家住石城村石城云在楚地今湖去虎
踞石城甚邇江寧邑志辨其仍在金陵是也

梁武帝詩云維陽女兒名莫愁十五嫁爲盧
家婦莫愁又爲維陽人

蕩漾澄湖玉鏡光群峯環黛畫
千波潤溪女船迴一水香鷗
泥還上鬱金堂石城人去遺芳在誰憶雙鴛向
維陽

報恩寺塔

寺地舊有白塔云是阿育王所建永樂中就
舊天禧寺重建大報恩寺起塔九級中藏舍
利金陵志言舍利甚詳不知今塔所瘞卽舊
所貯否塔高二十四丈餘瑰麗古無其比

瓊瓏珠塔上青霄五夜金鐙影動搖輪相近標
吳苑月鈴聲遙送楚江潮四天雲涌依空住七
寶花香襍雨飄阿育何年曾記蒞漫將遺刹問

南朝

天界寺

城南禪林以天界爲勝扁曰善世法門舊有
三十六菴皆枕峯巒遶竹栢萬松半峰竹居
三菴尤勝毘盧閣最高敞可避暑後有圓阜
名琢鍊堆

分行寶樹影婆娑幽勝無如此地多茶臼有聲
皆隔竹柴扉無處不垂蘿安禪並向烟雲置結
偏宜枕簟過爲報萬松菴主到同龕彌勒意
云何

祖堂山

在獻花岩南唐嬾融結菴于此其所坐洞有
一佛字卽四祖訪融處融稱牛頭第一代祖
故曰祖堂

花岩南接祖堂山井幹蜚廉紫翠間天碧有時
添水色帝青無數列烟鬟調猿月傍宵鍾起衝
虎風從夜錫還欲叩融公真祖意黃華鬱鬱鳥
關關

獻花岩

牛首山門有岡直西而去抵獻花岩云融師
修道時猿鹿獻花故有此名東望牛首山樹
樓觀儼如圖畫

花岩峻秀萬峰頭天際芙蓉綵翠流風遂孤吹
丹磴晚星槎高卷絳河秋日懸銀榜三千闕霞
涌金扉十二樓更上一峯名拱北五雲多處是

神州

冶城

吳王鑄劍之所故曰冶城今為朝宮宮東
北皆高岡環抱西有西山道院又西為晉下

忠貞公墓

千年劍氣燭天遙隱隱雙龍挂赤霄鶴駕宵從
三島至鳳笙夜向五城飄星河低傍丹楹轉雲
霧紛隨絳節朝欲構靖廬招羽客冶城坊外路
迢迢

舊院長橋

教坊司中大街迴光寺之東陂水淪漣綠楊
掩映橋聯亘百餘步紅板綠波光影蕩漾爲
勾闌遊賞佳境近年祠部將迴光寺以東分
置院外此橋遂斷歌舞之跡矣

銀塘瀲灩白蘋遙宛轉橫波影畫橋雨後緩移
青雀舫月中清度紫鸞簫芙蓉夾岸窺粧面楊
柳垂欄鬪舞腰見說滄桑新變後笙竽北里日
蕭條

梅花水

城北嘉善寺北有崇化寺在石灰山之南石
壁涌泉甃石爲方池僅數尺明興化宗臣有
梅花水記

翠壁參天秀可捫靈泉清淺浸雲根波香自合
花千影光滿惟涵月一痕鬪茗好從烹石鼎漱
流應許列山樽何人挹取蘋蘩味爲薦孤山處

士魂

半山

在城東謝玄康樂坊西至白下橋東至鍾山
皆七里故以半山名王介甫倚墩築室誤認
為謝安治城西北之墩所咏甚多白下城東
鳴一牛尤為可據今東長安街至朝陽門有
半山墩

謝公康樂有遺坊雲蔓風淒古木荒金塔尚開

馳馬路銀塘還傍鬪鷄場
蟪蛄弔月清莎冷鷓鴣
鳴先碧草芳為笑半山尋舊蹟
誤將安石擬行藏

戚家山

南唐韓熙載宅在戚家山其地云是今報恩
寺後六朝都城南距淮水置朱雀航王謝諸
公皆居淮水外南岡之上南唐既闢城濠熙
載何以亦居城外陵谷變遷難以覆覈如此

者不少

清泚紅泉挂碧崖春啼高樹鳥啾啾焚魚不上
黃金袋巢燕還分白玉釵春雨萋迷護門草秋
風零落守宮槐回思夜宴圖中事肯引朱衣踐
御街

邀遂步

在秦淮王子猷邀桓伊吹遂故以爲名周暉

金陵瑣事云今貢院前河岸有石題邀遂步

江左風流蹟未荒清波渺渺樹蒼蒼荷衣光泛
中宵月蕙帶寒生子夜霜念我傍橋移畫舫更
誰吹遂踞胡牀啣杯一笑千年事漫語齋前種
白楊

三台洞

在城北石灰山下當上元福寧二門之間洞
最高廣旁川曲竇上漏天日其下卽江渚蘆
洲之外烟波浩渺舊無知者萬曆中一二達

官尋而得之

屏山一帶俯江流靈洞崕呀背郭幽綠木可能
攀鳥路捫蘿惟許刺漁舟雲封雪竇獼猴引月
啟天窓蝙蝠遊蓼岸蘆漪迴望隔題詩還倩綠
苔留

周處讀書臺

臺在今都城聚寶門之東有高岡其下南負
都城岡下有洞曰蟒蛇是梁武帝舊宅曾捨

為寺曰光澤寺一名鹿苑寺

高臺北枕大河流晉代衣冠此共遊雨過影連
來燕閣月明光映伏龜樓巾車坐愛丹楓晚玉
遂吹橫白露秋誰構名園當勝地酒鎗茶鼎共
淹留

烏龍潭

在石城門之北潭可數百畝南浸靈應觀山
北去即虎踞宋元嘉中有龍見故名元張鉉

新志謂潭在永慶寺側今去寺甚遠

澄潭百頃靜含風虎踞西臨隔滾東客路半穿
紅樹外人家多住綠蒲中蘋交不礙看魚戲蓮
密惟堪倩鳥通共說波心龍臥穩每驚雲霧接
虛空

木末亭

在雨花臺北梅岡之東永寧寺後山上今就
其北置方正學先生祠

誰來木末構虛亭高棟踈櫺夜不扃水色遠迷
千頃白山烟近抹一痕青徑封梅雨踈猿跡壁
引松風墮鳥翎一自養疴違杖屨幾回清夢繞
烟庭

草堂

在鍾山之陰齊周顒嘗隱于此孔稚珪北山
移文曰草堂之英以誚顒者此也舊有草堂
寺國朝爲中山王墓

鍾阜晴雲護北山，草堂迴合帶烟鬟。濫巾幾向
山庭返回駕，誰從驛路還。秋影柳驚魚撥刺，春
聲花發鳥緡蠻。朱門深鎖祁連塚，碧蘚蒼苔滿
地斑。

胭脂井

井相傳在陳公景陽樓下，隋兵渡江後，主與
張孔二美人自沈于井，卽此也。在今上元縣
東北紅花地上，或曰清涼寺井者，非唐宋人
有銘詩，皆曰景陽公井，一名辱井。

臨春結綺盡荒蕪，玉甃銀牀斷鹿盧。眉黛乍窺
猶隱綠，口脂微澁不成朱。先春雀乳聲勞利，遙
夜烏啼尾畢逋。試問吳公臺畔月，香魂曾憶此
中無。

蟹浦

在城北直瀆山下，金陵志有其名，今似在上
元門左右，以其名甚佳，故咏之。

狂憶持螯飲興雄、挂帆浦口市、秋風霜多甲帶、
茱萸紫露冷、膏流琥珀紅、銀錢泛花光、鑿落金
壺浮箭響、丁東摩挲醉眼頻、相顧兩鬢清霜滿、
鏡中

南澗

在今城南小市之南有石橋跨之一曰躍馬
澗又曰薜蘿澗其水北流入城壕

躍馬橋橫古澗遙、薜蘿一望使魂銷、綠波南浦
淨春樹碧草西洲、落暮潮幾處、釣船牽水荇、誰
家酤肆隱山椒、香衫細馬春遊日、莫唱三州估
客謠

衡陽寺

在太平門外四十里近新林邨黃城巷有山
曰衡陽因以名寺寺有石幢二鐫南唐人姓
名又一水池頗甘冽唐法朗說經龍女來聽
獻此

金陔圖述六十
二
渺渺平田白水瀧，
馬飛曾是隔湘江。
風搖蘿影翻經夾，
雨漬苔痕護法幢。
梵唄隔藤飄玉磬，
佛光穿樹閃金缸。
尋僧共酌龍池水，
月地偏宜瘦影雙。

花嚴寺

在城南小安德門外東倚平巒西臨河水寺
僧以種花樹爲業如宋汴京天王院花園子

花嚴古剎長河干蘆花蕭蕭繫艇看櫻桃春薦
赤玉椀枇杷夏摘黃金丸庭前花作鸚鵡隊塔
下枝化虬龍盤不知香樹國何似時取胡麻供
客餐

吉山

在城南四十里因梁將軍吉翰葬此故名山
最高峻上有吉山寺東去有大山東距秦淮
綿亘數十餘里

天高忽展大旗峯東帶群山幾萬重青壁千尋

懸薜荔翠屏九疊障芙蓉盤陀危石蹲疑虎天
矯長松攫似龍樹密剝干無處見西風吹送隔
溪鐘

白下橋

卽今大中橋是南唐以前都城皆止于橋之
西世傳六朝大司馬門在今中正街上元縣
之東審爾則東距橋甚邇余謂南唐宮門直
今內橋恐六朝宮闕亦當在此

白蘋騁望赤欄遙兩岸烟絲柳萬條天委金波
流夜月江浮石黛染春潮竹枝嫋嫋銀箏起蓮
葉田田畫槳招長遂一聲樓上發落花如雨向
空飄

德恩寺南路

在城外西天寺之東其寺門南去舊爲南院
今荒廢鞠爲茂草矣

寺門南望艸萋萋舞榭歌樓影盡迷
鼙徑可禁

金陵臣述六十咏
行寶屨燕梁誰復上香泥葵根近憶依荒井花
艷曾驚滿大堤懊惱夢中春意斷生憎無賴汝
南雞

太岡寺

在南郭安德門外西禪橋南有岡突起平田
中寺名太岡以此

雙林樹影抱斜暉南望長山接翠微僧院朱櫻
當戶結野田黃雀傍簷飛攬衣石冷塞雲出洗
鉢泉香貯月歸爲羨老僧頭白盡經年無客掩
禪扉

清涼寺

在四望山人傳爲陳後主避暑宮一云南唐
李後主考梵志寺建置在南唐前恐非李後
主所居

千章古木蔽丹岑古殿沉沉晝日陰天闢清涼
成淨土地銷羅綺作香林松間有月春猶冷竹

下無風暑不侵銷夏豈須攤水曲空山想像翠
華臨

龍山

鍾山之南有龍廣山城西北有盧龍山而城

南踰吉山三十里有龍山桓大司馬九日宴

龍山參軍孟嘉風吹落帽今未知孰是

水碧天青雁路長龍山高宴啟重陽城邊岡勢

圍平野檻外江流入大荒歌扇月團黃菊殘舞

衣風動紫萸囊自憐髮短常歌帽莫笑狂夫老

更狂

金陵圖說卷之六

三三



